2007年幸福人生講座-弟子規種子教師研習營（二）　蔡禮旭老師主講　（第十一集）　2007/7/11　台灣中壢善果林　檔名：52-237-0011

諸位法師，諸位老師，大家早上好。我們剛剛談到化民成俗，其實我們人生有非常多的角色。在家庭的角色，在我們工作團體的角色，以至於我們站在社會、國家的角度上，我們是不是一個好的公民？我們能夠自己先做好，正己自然能夠化人，所以整個社會的風氣與我們是不可分的。當我們明白到這個道理，看到社會風氣墮落，我們不會抱怨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

剛剛最後提到我國中的一個深刻的記憶，真的說起來的時候，那個影像馬上浮在眼前，是在哪一棟大樓的哪一個情境，都還記得。為什麼記那麼深？因為那是校長發自內心做出來的行為，我們當中雖然沒有打字幕，但是我們可以感受到，校長真的是把校園當作是自己家一樣，把這些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的愛護。而這個影像，真誠的心做出來的行為，它可以化成永恆，所以這個動作在我的生命當中已經是不可抹滅掉了。從那一刻開始，我有沒有可能再丟紙屑？你們居然不信任我。真的，你本來習慣要丟的時候，會突然那個影像就出來了。我相信，許浚他的老師什麼時候把醫術教給他，真正教給他不是那些藥怎麼開，老師那顆把受傷的人當作自己家裡的人那種愛護的心，甚至看得比自己的命還要重要的這顆「心醫」的心，深深的感動許浚的那一刻，其實師承才是真正傳過去了。我們真正有孔老夫子那分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」的心境的時候，很多好的方法會自然在我們遇到的境界當中我們會自己去找出來，會去請教，甚至於會從自己本有的智慧當中領悟到。

所以「士有百折不撓之真心，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」，一個讀

書人、一個有使命感的人，他已經抱定我這輩子就把教育當我一生的使命，我絕不往後再退一步，有這顆真心現前，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。往往看到學生的情況，在那裡想方法，想著想著好像快要沒有方法了，然後另外一股聲音說不能放棄，最後又出來了。我記得我最後帶的那個班，全校最不好帶的，每天都有花樣，真的就像在跟學生鬥法一樣。但是在鬥法的時候還要裝著神態自若的樣子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淹，汗都流在背後，不敢流在前面被他看到。後來差不多過了一個多月，過了很多招了，學生終於知道老師果然有來歷。稍微比較收斂以後，我們有一位學生他算成績很好，一個男生，也很乖。他就過來很歡喜的跟我說到：老師，你看這一個多月之後，我們班上的秩序變得挺好的，那些男生每天來學校都很害怕說，老師今天不知道又要出哪一招。其實我聽到的時候我很緊張，你知道嗎？其實我每一天都覺得我快沒招了，其實學生也在怕我出招。所以我們只要挺住，祖宗會加持，不要擔心，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。

我當初第一次帶班的時候，一開始進去，小學的孩子都很單純，但是我走進去的時候，覺得這個班上的氣氛有點詭異。我是帶六年級，五年級的老師已經好像調去當行政人員。一進去的時候我覺得氣氛有點不對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原因出在哪，沒有多久，第一排的一個小女孩，我現在講的時候這個都歷歷在目。她說「老師，你會不會打人？」聽思聰，聽出什麼？有沒有聽出孩子的恐懼？有沒有聽出她跟老師之間的隔閡？新老師來應該是很興奮的，結果他們的表情讓我覺得渾身不自在。後來趕快去打聽一下情況，跟本來的老師衝突比較大。我們當老師的要體會到，孩子雖然有不好的行為，但是他們的心還是很天真、很淳樸。所以學生有這些不好的反應，有時候我們也要反求諸己，因為學生很單純，其實很容易帶動，

你很真誠待他們，他們一定會很真誠給你回應。

之前他們跟老師衝突到，有一個女生成績很好，這個女孩子其實是很乖的，但是她居然氣到寫紙條罵老師。罵完，其實我們覺得這樣也好，是不是？不然她那個氣憋著會生病。她罵完揉一揉就丟到垃圾筒，老師又去撿起來看。我說真的我們老師要反思，學生都罵我們罵成這樣，我們不只不能去體會他們的心境，反而還要壓制，叫那個女孩子跪下，我聽了都覺得很難過。老師的威嚴不是靠這樣子出來的，「勢服人，心不然，理服人，方無言」。

威嚴，我們要很體會到，有「道德之威、有暴察之威、有狂妄之威」。「道德之威成乎安強」，小到家庭大到團體都是這樣。因為之前有個朋友，那時候我們台灣通過零體罰，這位朋友就很憂心的跟我講到，孩子不能打，那能管嗎？能不能管？我們要很冷靜來看，威嚴是打出來的嗎？不是。我的父親這一輩子沒有打過我，當然以後會不會？應該不會，要有信心。你看統統沒有打過我，但是我們為什麼這麼尊重父親？我記得小時候也是花樣很多，會做出一些讓父母非常生氣的事情。我的爸爸棍子拿過來，然後開始跟我分析你到底錯在哪，不可以這樣。但是他棍子一拿過來，我就變得很乖，所以叫識實務者為俊傑，一個人只要知錯，就不會挨打。然後我父親就跟我談，那個父親在告誡我們、在教誨我們的影像真的非常清晰。我都覺得父親在跟我講道理的時候，我聽了很感動，是講什麼其實我不大記得了，但印象最深的是父親那種心境，還有那一句「孩子你要自愛！你不要自己糟蹋你自己。」自愛那兩個字終身不忘。

我母親在我父親處罰我的時候她都在旁邊，她一句話也沒說，她也不會插手，都是看著我父親教訓我。然後我母親就說到，以前你爸爸在你小時候跟你講一堆道理，我在旁邊想，到底聽不聽得懂

？我跟我媽說：都聽懂了。那是父親的真心在讓孩子感受。我父母言語很少，他們都比較沉默寡言，所以他們兩個人常常對我說，我們兩個都不會說話，你怎麼這麼會吹牛？我就會跟我爸說，你們不知道，爸爸在罵我的時候真是辯才無礙，我就是學到爸爸在罵人那種辯才無礙。後來我自己當老師了，我們有那一分愛護孩子的心，真的有時候罵學生不是罵到他哭，罵到我哭了。為什麼哭？因為我覺得我講得太感人了，那些話都是很有道義，自己聽了都很感動。所以當我們的心裡面都是這種愛心、這種道義，口才也是本有的。

你看夫子平常在家的時候都不講什麼話，為什麼？在家裡面都是一些親戚長輩，對著長輩哪是講道理的時候！可是夫子站在朝廷當中為民喉舌的時候，就辯才無礙，左右逢源。所以諸位老師，你們上講台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感覺？有沒有？有時候我在講數學題，勁比較不足，突然講到德育故事，學生會說「老師，你為什麼講數學的時候沒什麼聲音？為什麼講德育故事突然聲音都變這麼大？」因為講這些都慷慨激昂。所以，道德之威是以身作則，行為示範就有道德之威。

我們張秀葵老師今天到監獄去講課，她不在，我就可以講她的事。當然我們在背後一定是讚歎，在人前讚歎背後也讚歎。因為張老師長者的精神讓我們很感動，我們每次讀書會，張老師都坐在前面，七十五歲了。我們的老師坐在後面，每次要打瞌睡的時候，突然看到那個身影，慚愧的心就起來了，就沒人打瞌睡。到目前為止，已經過了八個月，還沒有人打瞌睡，這是我們張老師的功勞。張老師有一次就講到她小的時候一個很深刻的記憶，就是她的父親每天早上一起來，會到奶奶的床前給她問安。然後一個大男人就把自己母親的尿桶，這個便器扛上肩上，就很踏實的去洗，數十年如一日就這樣洗。張老師他們的腦海裡常常就看到父親拿著稻草在刷那

個尿桶，刷了好一段時間之後，她的父親會把尿桶往自己的鼻子移，聞聞假如還有點味道，又再用力的刷，一定刷到都沒有味道才再拿回來。你看那個聞的味道烙在孩子的心目當中一輩子都忘不了，身教一下子就承傳下去。而當子女感受到父親那分至孝，對他是肅然起敬，所以道德之威成乎安強。這個班級、這個家庭瀰漫在德行的風範當中，很安定，而且會愈來愈興盛。

暴察之威就是用暴力，察就是緊迫盯人，嚴以律人，寬以待己，那樣子沒有幾個人受得了。所以暴察之威最後會變成什麼？危弱。因為暴察就會把人比較天性的部分把它壓下去，就變得心裡很壓抑，東怕西怕的，他整個天性、潛能就沒有辦法把它開發出來。這個察，假如整個家庭氣氛好像搞監聽、白色恐怖，感覺好不好？當然很不好。然後家庭也好或者是國家也好，它慢慢的就會很危險，然後就會敗下來，危弱。我們現在要反觀我們自己，是道德之威還是暴察之威。

再來是「狂妄之威」，自大到極處，「成乎滅亡」。你看夏桀、商紂這些末代的帝王，到最後都是很狂妄。夏桀他聽說人民已經對他很不滿，有可能會推翻他了，結果夏桀說，天哪有可能會滅亡！你看他完全不反省，天哪有可能會滅亡！人民聽到他這句話就說到，天什麼時候滅亡，我們要跟他拼了。他沒有反思，人民馬上就反他，最後他就會被推翻掉了。而且這夏桀狂妄到已經被推翻了也沒反省。湯王並沒有傷害他，又畫了一塊土地讓他還有他們同族的人去那裡生活。夏桀走在路上，他沒有反省，他居然還說早知道我就把商湯給殺了。所以人最可悲的是自欺，最可悲的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錯誤在哪，這一生很多歲月都空過了，太可惜了！這是我們剛剛講到的，真實的威嚴從道德來，從以身作則來，家風、班風也一定是從我們自身開始做起。

很可能是我們無形當中的一舉一動，其實都已經在影響周圍的人。像我本來這個班級跟老師是有距離感的，我們要多布施距離就會拉近，所以那時候我就主動煮東西請他們吃。你看，我吃虧了沒有？幸好我是煮東西給他們吃，不然我到海口去就要斷炊了，幸好前面還做了些熱身。煮東西給他們吃，而且「己有能，勿自私」。我那時候就開始，我記得我第一次煮是煮芝麻紅豆湯圓，因為那很香，不用威力大一點的，怕他們不能上鉤。我就禮拜五用電鍋煮給他們吃，一打開來香氣逼人，說同學們一個人吃一碗。看到有一半的學生不吃，他們的表情是富貴不能淫，這樣的孩子我肅然起敬，這麼香的東西對他沒有誘惑。然後就會看到很多的孩子撐不了了，就會趕快過去吃。還有的說，「老師，還可不可以再吃第二碗」，那個就可以把他收買過來。但是大家要看到我的存心，我們收買過來是為了更了解每一個學生，要因材施教，很重要的一點，你一定要對他了解。

過來之後，就了解到一些情況，我們就懂得如何去關懷每一個學生。第二週又煮，第三週再下來，最後就全軍覆沒了，最後所有的孩子跟我們就沒有距離感。我心裡想，這樣我再繼續煮下去，不知要煮到什麼時候。然後靈機一動：諸位同學，我們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，服務為快樂之本，老師已經服務了這幾次，有沒有同學願意把你最拿手的東西來服務同學？你們放心，一個班級裡面一定會有很熱心的孩子，他一定「我，老師，我」，「來，排時間，你下一個禮拜，你下下個禮拜」。就這樣，為班級付出的風氣就帶起來了，有的煮得很好，你看機會點都來了。

有一個語文老師講到，他說我站上台我就是老師。這句話對不對？我們什麼時候是老師？隨時隨地都是老師！心態不對了，就錯到底了。我有一次到北京師範大學演講，我站在師範大學的講堂，

我都會很感動，因為我的父母都是台南師範學院畢業的，我也是南師畢業。所以我考上南師那天，我跟我父母講，「爸爸、媽媽，我今天升級了，我要叫你們學長」。走在南師的校園，感覺特別親切，早在二十幾年前我的父母在這裡相遇，假如沒有的話，我就不見了，所以這些因緣都是很關鍵的。

那堂課我也講得很歡喜，回來之後，我們一位老師，當初是在海口最早開始跟我們一起推廣的一位李老師。他回來之後，我們很多老師們一起去，回來大家一起交流，他就說：蔡老師最強的能力，就是一上台就把大家變成兄弟姊妹。這句話對不對？對。聽起來對，錯得很離譜。上台來就把大家變成兄弟姊妹，那下台去的時候呢？上台的時候就是兄弟姊妹，上台來才笑，那會讓人起雞皮疙瘩，是不是？就好像一個人去做行銷，你只要對人綻放笑容你就可以賺到他的錢。本來都不笑，一定要笑，一定要笑，學完隔天去對人家笑，人家一定覺得全身不自在，因為不自然。所以人的智慧被什麼障住？被分別障住，被執著障住。當我們起一個念頭，台上才叫老師，這是什麼？這是分別執著。應該是一切時候都是這樣的真誠，這樣的仁愛的心境，一真才能夠一切的地方都真。

後來同學們他們自己就來擔任這些工作，有的煮得很好的，隔壁班的老師還會跑過來，說這個是誰煮的？突然看到一個小男生說，我。那個老師就問他步驟怎麼做，他就這樣跟他解釋。我們就看到孩子的信心都在這些事情當中在提升。我們以前為什麼患得患失？為什麼沒自信？好像考試考不好，天就快塌下來了，把人生看得非常狹窄，其實人生是很寬廣的，行行出狀元。這句話是掛在口上的，還是我們真的是這樣的心境在引導我們的學生，這都跟他的價值觀會有很重要的影響關鍵。

所以，一個老師教學要教得好，第一要格物，自己欲望要低。

自己欲望高的時候，往往有些機會點出現，我們不知道教導孩子。比方說學生煮好東西了，香噴噴，端到你面前：老師請吃。這時候老師怎麼做？真好，我肚子好餓。當下是不是教育的機會點？是。可是老師假如沒有格物的功夫，他可能當下所有的注意力不是貪就是瞋、就是痴。我們就問他，你們除了想到老師之外還應該想到誰？有時候反而沒有給他固定的答案，讓他自己去想。當我們這麼跟學生講完之後，這孩子若有所思，就跑掉了。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了，後來才知道他拿去給他低年級、中年級的老師。後來一家烤肉萬家香，很多老師都知道我們教室在煮好吃的。這些孩子當他拿著東西要給老師的時候，他是滿心的喜悅，很充實。當他拿給老師，老師那分安慰的笑容會激勵他一輩子。

所以我們無心插柳柳成蔭，本來是要跟孩子打好關係，後來把他們服務的態度，以至於這種感恩的態度，慢慢調動起來。甚至做事的方法，他今天要負責那件事情，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他都要考量。他還要做財物管理，老師給你兩百塊，不要亂花，都要有發票拿回來，要報帳。你需要哪些人員、物品的支援，你自己要聯絡好。所以我爸爸還接到一通電話是我學生打來的，「請你轉告我們老師，明天要幫我們帶一個瓦斯爐來」，我背那個很輕便的瓦斯爐去。所以，一個孩子做事的能力難道是大學畢業才學嗎？他在家庭、學校都是最好的學習機會。很多時候當我們能夠去感悟到，提升孩子的心性是教育的核心，哪時候會離開心性！哪個時候不是教育的機會！剛剛我跟大家講到，有個校長問我們說學校很髒都管理不好。當下我們問，那怎麼辦？我們的答案是以身作則。其實這個答案有沒有落到實處？還沒有，這時候要接著再引導，以身作則，從什麼做起？去撿。

有一個老師因為他剛帶班，他發現沒有板擦。他就跟學生講，

他說同學們，什麼是聰明？你看萬變不窮的功夫都來自一個成全孩子的心。什麼是聰明？在孩子的腦海裡什麼叫聰明？什麼叫活潑？好像動來動去叫活潑，不然。能時時為人家著想，他走到哪裡人家都歡歡喜喜，他一定可以給我們大幫忙，那叫腦筋非常的活躍，非常的活潑。而不是做一大堆行為讓人家很難受，那個叫隨便，不叫活潑。聰明是什麼？聰明不是今天沒寫作業，騙老師，逃過一劫，好聰明。這算不算聰明？這個叫愚笨。「倘揜飾，增一辜」，而且紙是包不了火，終究還是會讓人家知道，知道以後可能自己的人格都落地了。而且說實在的，當我們欺騙別人的時候，其實吃最大虧的是誰？自己，自己的良心不見了，自己的能力愈來愈退步。所以聰明，孔老夫子講君子有九思，叫聰明。「視思明，聽思聰」，看的時候明明白白發生什麼事了，看到別人的需要，聽到別人的需要，懂得去幫助別人，這個叫聰明。

「諸位同學們，現在你們看到老師需要什麼？」他們就說「老師需要板擦」，因為剛好沒板擦。他接著就跟孩子們講：那同學們，你們現在聽到老師的需要，可以做什麼？學生說：找板擦。沒有人動，找板擦。老師這個時候就是耐性，這個時候如果發一頓脾氣，他們匆匆忙忙去撿，記得的是什麼？這個老師這麼兇。所以不能動氣，發脾氣就不能教孩子，教孩子的時候絕對不能發脾氣。舉一反多少？這句話可以再轉述什麼？真正要引導人的時候絕對不能發脾氣，發脾氣的時候就不要跟人講道理。

當下這個老師很有耐性，用真誠的眼睛看著他的學生，然後微微的笑，「那你們可以做什麼？」。突然有一個學生開竅了，起來去找，後來找回來了。找回來之後，老師就說「大家應該給這個同學」，他們就鼓掌。這個孩子回去之後，老師就問他們，「你們鼓掌幹什麼？」學生愣住了。他們為什麼鼓掌？有一點感動。老師也

引導他們，因為這個同學值得我們肯定在老師說了他馬上就去做。諸位同學們，你們知不知道當一個人形成知道一件好事、善事就馬上去做，他這一輩子會有多高的成就，你們知道嗎？他可以成為聖人。

在《孟子》裡面，孟子提到大舜當初還沒聞到這些聖賢道理以前，大舜是住在山裡面，跟山上的野人一樣，睡覺的時候旁邊還有野豬的鼾聲，他都跟一般人都差不多。但差異在哪裡？差異在當大舜聽到這些善言，德行的行為他看到的時候，他馬上去效法。所以《孟子》裡面提到：「及其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。」你看，我們又講到慕賢當慕其心，這是大舜行道的心境。他真聽到好的這些道理，拳拳服膺在心中。力行的態度就好像江河很勇猛，把堤防都沖破了，誰也抵擋不了他，改過向善的心莫之能禦也。我們跟大舜比較比較，他只要聽到好的事，千萬個人阻止他也阻止不了他去行善，我們現在要去行善，一、兩個人給我們洩洩氣，我們就不幹了。差距就在行道的力行的力度，勇猛精進。這個大舜的態度在哪裡可以教？就在生活的每一個情境當中，可以點醒孩子的這個心境。但是假如老師沒有這樣的敏感度，他可能就「給你們講半天也不會撿，真是不受教」，然後自己跑去撿回來，這個機會不就沒有了嗎？

我們剛剛講到的士有百折不撓之真心，我們真心出來了，這些方法都能夠應運而生。所以老師當務之急是要開自己的智慧。《孟子》講到，「賢者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，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」，以前賢德之人，昭昭就是智慧，他對人生的感悟然後去自覺覺他，引導別人也覺悟。現在是以其昏昏，自己都搞不清楚，然後說你要懂做人，你要會做事，我們自己不會。那孩子也好，學生也好，他不能夠接受的，他也不佩服的。我常說比方女兒接近結婚年齡了

，媽媽帶著女兒，對女兒講你趕快結婚，因為年齡一天一天大了，催女兒結婚。結果這個女兒回她一句話：妳都不幸福，幹嘛叫我嫁。這個影像有沒有曾經看過？

我們再打一個比喻，比方你今天走在人生的道路當中，突然不小心跌到一個坑洞裡面去，摔個四腳朝天，滿身的灰塵。有夠倒楣，今天怎麼會這樣？我們從這個坑洞爬出來的下一個念頭是什麼？你們居然想那麼久，你們還有良心嗎？怎麼做？把坑洞補起來，是不是？我們有沒有爬起來就說我怎麼這麼倒楣？但是人生要公平一點，不能只有我一個倒楣。幸災樂禍的心態，在我們整個升學主義之下多不多？太多了。而這個心態會把一個人的福折掉多少？無法想像。所以我今天工作一年可以換十個老闆，原因在哪？因為以前幸災樂禍，福氣都花光了。我們教育孩子是成就他的心地，他的心地到底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，我們視而不見。我們教育同仁只看到分數，只看到金子，什麼都看不到。

有一個四年級的老師，他們班上的學生有一天有個女孩請假，這個女孩是全班數學第一名。同學就很驚訝的問，「老師，她今天怎麼沒來考試？」老師回答到，「這個同學的爺爺去世了，她去送爺爺」。這個女孩的爺爺是數學博士、數學教授，數學特別好，常常會教導他的孫女，所以她數學第一名。而全班的同學聽到她爺爺死的時候，反應就是她爺爺終於死了。這個老師當下對回回來的話，他在那裡想，我到底在教一群什麼？一群狼嗎？這是競爭之後產生孩子人格上的偏頗。人家的喪祖父之痛完全感受不到，他只想著我有沒有機會超過她的分數。所以那時候，我們成績好一點，考得不好，嫉妒人家，有什麼了不起；自己考得比隔壁同學還好，拿著考卷晃兩下，我都沒怎麼讀，就考得比你還高。這句話要耗掉多少福分？差點命就沒有了。

真是這樣的，我到二十九歲那年就差點沒命了。那時候連開車都會開到睡著，真的很賣力張開眼睛，但是它還是不聽話。幸好還有點善念，冥冥當中有祖宗庇蔭，差不多該醒過來的時候就醒了。什麼時候該醒？車子去壓到旁邊晚上會亮的那個燈，突然驚醒，覺得好像恍若隔世。後來楊老師知道我會有這種情況，我每一次從台中開車要回家，她要打好幾通電話，沒睡著吧！所以人真的行孝不能等，行善也不能等。行善就好比在銀行裡儲蓄，而你災難一來，比方說你存了三十萬，災難一來要拿你二十萬，你遊刃有餘，就逢凶化吉。但是假如都沒存，只有五萬塊，這個災難要你二十萬，命就不見了。所以不能等，行善要及時。而福田靠心耕，一個人時時心想著天下、想著眾生，一念都可以集廣大的福分，所以積善不難。

我們在《了凡四訓》當中就了解到，宋朝的衛仲達他被閻羅王叫去了，他做的壞事，紀錄可以像裝滿一間房間一樣。他說我還沒四十歲怎麼會有這麼多惡事？他很有福氣，是不是？他能被閻羅王給他講道理、開示，這樣的福氣希不希望有？這麼問好像怪怪的，我的意思是希不希望有人給我們開導、啟發？大家這兩天可以到地下去走走，地下有「地獄變相圖」，走一遭我們就開悟了。我們那時候看到這「地獄變相圖」，感受到什麼？感受到地獄還有多少眾生都在那兒苦不堪言，假如現在我們有地藏菩薩的修行，到地獄去，他又跟我們有緣，可能一句話，他心念一轉他就能脫離地獄。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懈怠當中，這個地獄變相圖的影像，眾生的那種痛苦浮現在我們腦海裡。我們不能懈怠，趕快提起來，念念想著這一聲佛號，光芒能注照到地獄去。所以，地獄的眾生也是在成就我們的這一分慈悲心。

衛仲達問了以後心裡就知道，原來壞事不是做了才叫壞事，起

了壞的念頭都有記載。在他本來的認知裡面，他是覺得行為才是惡，其實念頭也是惡。他的善，只有像一根筷子一樣的紀錄而已。閻羅王說，拿秤來秤，居然是這一根筷子的卷宗比較重，「盈庭者」那個惡錄都已經裝滿房間的量，居然比它還輕。就把這個打開來一看，因為皇帝要建三山石橋，一定會弄得民不聊生，他想到的是萬民，「君之一念，已在萬民」，所以福分很大。衛仲達說，皇帝也沒聽我的話。閻羅王告訴他，假如皇帝聽了，你的福報就更大。所以其實行善並不困難。

剛剛跟大家講到的掉下去之後，我們下一個念頭應該是想著，不要再有後面的人再跌下去，就把它填滿。相同的，今天我們都搞不清楚的事情，搞不清楚的未來，能不能把孩子跟學生都推向那個方向？行不行？諸位老師，十六年以上的升學路途對我們人生是正確的路嗎？這種活在題海當中的人生是最好的嗎？有沒有更好的人生？我們願不願意孩子跟我們走一樣的路途？不希望。可是我們現在有沒有在幹同樣的事情？有，那不行。就好像這個母親說你趕快結婚，請問她這句話出於什麼動機？是女兒的幸福還是自己的面子？人生有抉擇，拿個秤來，女兒的幸福重，還是面子重？哪裡重？你們還秤半天。孩子健全的人格重，還是我們多賺十萬塊、一百萬重？你看人生都在抉擇，抉擇錯了會錯到底。

所以這個媽媽不應該叫女兒趕快結婚，自己都不幸福還叫女兒嫁，不就是把她推到那個洞裡面去嗎？這時候不是叫女兒趕快結婚，趕快學《弟子規》，是不是？她學了《弟子規》，她對人生有正確的價值觀，有判斷力，她才有可能找到好的對象。不只她的女兒能夠提升，《弟子規》還可以當護身符。比方可能有人對她的女兒有好感，這個時候叫女兒先丟一本《弟子規》給這個男的。假如一丟下去就石沉大海，好險！逃過一劫。假如丟過去的時候，他會覺

得這本書很好，哪句話對我有體會，這個可以繼續觀察。進一步再來了解他的家庭，「選田要選好田底，娶妻要看好娘酹」，他的家道如何？那個才叫看得準。男怕入錯行，女怕嫁錯郎，當然要謹慎。就是這個意思。

所以我們一定是先明白了才能讓人明白，我們為人父母、為人老師的，以至於我們為人領導，有一分責任使命感的人，首先第一要事是開智慧，沒有比這個更急的事。而又有多少個人把人生第一個重點放在開智慧？我們今天沒有智慧，叫愈幫愈忙，盲人引路，相偕入火坑，都掉下去了。我們很冷靜，我們自己要覺悟了才能幫人覺悟，不然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。現在把所有急躁的心放下，一個人要開智慧要向內求，叫內學。首先先把那個控制別人的心放下，看別人不是的心先放下，首先先求自己，從我自己開始學起、開始做起。不然心靜不下來，精進清淨心才能生智慧，淨極光通達，心裡還有誰的不是，那個都沒有辦法開智慧。要開智慧就要好學，「好學近乎智」，而智慧要經過信、解、行、證四個過程。我們下午來好好的深入來體會，如何在信解行證中能夠紮紮實實，只要能信解行證，必開智慧。這節課我們先上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